我父亲

如何使用7 如何帮助孩子

现在我们可以看到6489

我一直在自问我是否有点继承了我父亲的写作天赋. 埃尔赫比什写了30本书,写了一篇论文,我是蒙古第一人写的 (包括国际关系史,地缘政治学,阿拉伯现代历史等),写了书籍,写了2600多篇文章,我说的就是这样. 虽然我父亲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教育体系,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让我们受教育,和平,健康,特别是教育,因为他认为教育可以让我们继承知识. 知识可以让我们期待很多,可以让我们拥有很多财富.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父母都在思考,年龄的权利和生命的荣幸,我认为我应该在生日上向我父亲致敬,这发生在2009年,我决定:我会把我的生命周期从我的书中增加六张家庭照片,并向读者展示. 感谢您的耐心!

我父亲乌克兰人在边境地区他是萨伦格省政府的副总裁,前任政府的第四个儿子,他于1928年来到蒙古,是蒙古电影业的资深人物和著名的纪录片导演.

为了获得权利,他离开了父亲,在牧民奈丹 (现在塞伦盖省曼达尔市)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然后搬到乌拉旺巴达.我父亲在1937年至1940年在塞伦盖省巴扬戈尔村的小学学习了3年,然后在该地区的高中学习.当父亲突然收到消息说他已经过了年纪,母亲搬回了他的家乡乌拉旺巴达,照顾他的母亲.尽管战争很艰难,他的兄弟们都去了军队,于是16岁时就开始了强迫劳动.他被纳入了电影界,1944年,他开始在阿尔曼达尔电影院演出他的电影,并从1946年开始在乌拉旺巴达的电影院演出,并成为了第一位在蒙古的电影制片人,在奥巴马电影厂和电影制片厂工作,在1948年开始在蒙古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制片厂工作,在阿尔曼达尔的电影厂和电影制片厂工作,在蒙古的电影制片厂

我父亲是个被迫从小生活在暴力的环境中, 没有得到正规的教育的人. 1954年到1957年, 他曾在马克思主义-列宁主义的夜间大学学习, 在蒙古电影工厂工作, 作为一个音乐编辑和编辑, 我进入学校的年龄是36岁, 他去了莫斯科, 在1964年到1968年, 他进入了全联邦电影学院,

在我毕业前一年的夏天, 1967 年, 我母亲和弟弟奥德拜亚尔邀请我和三个人去莫斯科看房子, 这件事让我深深地记住了. 我们抵达后,乘火车前往莫斯科, 在VGIK 的学生宿舍住了几个月, 了解这座城市. 这就是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外面的世界, 了解世界的故事开始了.

我父亲1968年毕业, 成为纪录片导演, 蒙古工厂的艺术总监, 工厂的执行董事, 党的书记, 导演, 退休后, 成为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, 直到1994年去世.

我父亲在城市中心,国贸大<unk>的右边,我父亲的办公室在城市东部的迈兰德尔区,我们第一个4万名移民,从1960年到1994年,我父亲乘坐了"黄泉"和"<unk>光"的公共汽车,大概34年. 早上,他会把公共汽车的5万个包<unk>都拿出来,然后在桌子上摆好. 我小时候,每天都坐着. 后来,我成长为一个大城市,晚上,他会乘坐这样的公共汽车,说话. <unk>光的桌子是科学院的中心; <unk>光的玻璃是<unk>光的玻璃,是<unk>光的玻璃,是<unk>光的玻璃,不是蒙古的玻璃. 虽然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四个大城市,但它是有着一个公路,有着三个公共汽车,在城市的城市的城市的城市的城市上,有着这样的玻璃,这不是一个私人车,而是一个私人车.

我一直在自问我是否有点继承了我父亲的写作天赋. 埃尔赫比什写了30本书,写了一篇论文,我是蒙古第一人写的 (包括国际关系史,地缘政治学,阿拉伯现代历史等),写了书籍,写了2600多篇文章,我说的就是这样. 虽然我父亲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教育体系,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让我们受教育,和平,健康,特别是教育,因为他认为教育可以让我们继承知识. 知识可以让我们期待很多,可以让我们拥有很多财富.

我试图继承我父亲的许多美好品质,包括他无情的<unk>气,无情的<unk>气,有文化,清洁的,清洁的,和<unk>的,他让我看到他很难受,他让我的孩子被迫劳动,但他没有任何伤痕,没有任何伤痕,没有任何伤口,没有任何黑色的牙<unk>,没有任何黑色的脚<unk>,没有任何鞋子,没有任何<unk>的手指,他总是穿着灰色的鞋子,如果他是法国人,他总是穿着灰色的鞋子. 我看到他有着衣服,我很怕他有衣服,我很怕他有衣服,我很怕他有衣服,我很怕他有衣服,我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我看到他有鞋,我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我很怕我看到他有鞋,我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我很怕他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他很怕他有鞋,我很怕他很难坐在外面,但我很

如果我父亲是艺术家,我可以写成一本书,甚至一章,我可以写成一本书. 1951年,我在美国拍摄的30年历史的彩色电影中,我第一次独立工作,作为一个音响操作员,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.

作为音频操作员,他在10年间工作了83部电影 (电影,纪录片和翻译),并与D.Chimedjorj和O.Urtnasan合作编写了"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事"的电影,但O.Urtnasan说他已经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电影.除了"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事"之外,他还主要编写了"歌曲中的一首歌"和"在反对派中"的电影. 最好的作品是1961年为庆祝人民革命40周年而制作的"蒙古美丽的国度"纪录片. 我父亲在1968-1988年作为纪录片专业工作,获得了180多个类别的纪录片和电影奖项,包括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美丽环境" (1971年),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美丽环境" (1973年),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美丽环境" (1974年),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美丽环境" (1973年),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美丽环境" (1974年),"关于我们在蒙古的

我父亲的作品主要是电影文章,文章,电影制作的成功之后,有工人英雄如联合主席阿瓦扎德,运输员桑布等,我父亲努力建立了电影博物馆,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珍品,这些珍品将成为未来蒙古电影博物馆的基础.

后来,故事让我觉醒,让我活着,让我更有名气. 我父亲的故事,我很自豪地记得,一位名叫E.Shinetseki的女学生,在电影学院的摄影师兼记者,她通过我父亲的作品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,我参与了其中,并支持了她.

导演兼演员的吉吉德斯伦先生在编写电影的介绍时,是否有过类似的感觉,或者是因为他有过老年性遗忘症,我很惊<unk>地发现,我父亲在书中写道,他从未超过音乐导演,没有在莫斯科电影学院毕业,也没有在电影公司工作,所以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. 他的妻子在调查中从我那里夺走了我父亲的故事,最终把它写进了书中.

孩子们的幸福

莫斯科的外交部长,